

小 說

新 生

島 崎 藤 村 著



徐 祖 正 譯

下 卷

有三年多的歲月消費在異鄉的行旅裡。像流到了遠島上去的人似的，時常把自己的境遇這樣比方過的岸本，真像自己把自己的手拮解開，腰鍊解開，然後想和這個自責的生活告別了。

歸國的日子也近了，聖誕節前應該來到的那個日子又延長了半年多，在旅中是第三次的那個祭日和翌年的正月，岸本都在巴里客廳裡過的。坐了那隻佛蘭西船達到了馬耳塞港，把最初踏上佛蘭西土地的時候算起，已經有了四個年頭。從初出國時的他那種決心上說，是想完全不向後望，走到陌生地方去，難進生人裡面去，以之去忘却心中悲哀的；說還有生還的日子真是想也不曾想到。說不定和神戶港是生別了。對於這樣的想了走出來的祖國重新回轉脚步去的那件事，心裡終覺得有點沒志氣。但是戰時以來，方法也想盡，再要滯在下去，只有使人担心；掉在國內孩子們的事也是非常掛念。又併且抑制和忍耐的三年光景的苦行(?)總算沒有什麼的守了下來的那件事，多少也能使他的心輕鬆一些。他像等待出獄的囚犯似的，等到重新回到祖國去看得到自己小孩們的那個日子。慢慢地對於遠旅的整備就不得不擺在心上了。放進了皮靴從國內帶了來的和服裡

面，有作爲室內穿的時常取出來襪過的羽織(馬褂)和長袍。在那裡面有故世以後不知幾久了的亡妻園子當作紀念品遺下來的一件襯袷襖。那件襯袷襖上貼着的青緞裡子都已撕破的了。巴里的滯在中，從東京元園町朋友家特地寄了來的棉的咽袍，非常得用；沉長的冬夜裡，把它罩在洋服上面，一頭嘗味寬泰的像穿了和服似的一種樂趣，一面向着桌子做工夫的，那件堅牢的棉咽袍也破到下沿看得見白棉花了。從秋盡到春初每年似的穿在身上的洋服成了不能拿到國內去那樣的破舊。到了行旅的末期，客廬房間裡的塵污也上了眼來。他對於那間長久住慣了的房間都想告別一下。對於有時想成了眼裡看不見的牢獄的那房間裡的石壁也是一樣。對於有時像緊抱着自身似的焦慮着行旅的前途，一頭凝望着過的那房間裡的玻璃窗也是一樣。

『回國去那件事乃是恩赦特准的。』

他自己把自己的回國這樣的說。

二

到了歸國準備時候的岸本，又終覺得祖國之遠。他三年光景沒有看見了的小孩們激劇的成長，連想像都不能實實在在的得到。在他眼睛裡的不過在舊的新橋火車站上離別時候見到的一直是那樣幼

小孩子們的影子。歐洲的戰爭還繼續着，和客寓同一門牌住的看門的男主人一次出征了去，只不過間或從戰地那邊請假回來看看家人，在那裡守家的女主人的小孩們很着眼的長大了起來。樓梯口上上下下的時候，岸本常常走到在那邊玩耍着的小孩們跟前去。你們幾歲了，時常那麼問他們。黑的上衣，下面是短褲露出了小腿的那佛蘭西式的小孩子的打扮，和國內見到的都是迥不相同的。但是岸本定睛的看了來到身邊的小孩的碧眼珠，把國內等着自己的泉太和阿繁的成長想像了一下。他如今回去看得見的泉太已經十二歲，阿繁也已經十歲。

出國的時候把小孩託付去的節子的事，也和想像到泉太阿繁長成的時候一起，浮上岸本的胸中來。客寓主婦的姪女是很可憐的，她訂定了婚約預備偕老白頭的佛蘭西人，聽說到了戰地去身死了，現在雖說回到了鄉里律馬渠那邊，但那個主婦的姪女適巧和節子是同年。她是真要使人害怕樣的黃蜆了頭髮，體格倔強的一個女人；從律馬渠出來幫忙主婦，初到巴里的時候真是鄉氣不過的姑娘；那個人再回到鄉里去的時候，差不多看了不認得那樣學了巴里打扮，在喜歡做事的姑娘氣的手上究竟也有了一種使人覺得是年輕姑娘花蕾時代的要素。身裁是比主婦還高。從看了這個人，岸本常常想像自己姪女的成長。只當是小姑娘樣的節子已經二十四了。

從節子來的信，在岸本離開客寓以前寄到了。她用一種穆敬的語氣說爲叔叔回國旅中的平安祝禱，說本宅裡的小孩都極安好，焦等

等着叔叔回來，但是叔叔不久回來看了這個家裡的情形不知道要怎樣想，這是一件担心事，這樣子寫寄了來。

『有力的看家也不曾做到，真是對不起呀。』

像這樣的話也寫在裡面。

有一時害怕那樣的尖銳了神經，那種傷痛的語氣在她的信裡已經沒有了。尤其是那最近的來信，自從來到旅中，岸本從她那邊接到的信中間是最能安心讀得的，用一種一無隔閡的語氣寫着的。

『節官只要是這種態度那才好了呢。』

不在意，岸本這樣子說。同時又想到這種年紀，身子還沒有着落，一直是飄飄蕩蕩似的那她的事情終覺得有一種無言的力量壓迫着岸本的心。

三

在國內開始了的關於節子的對親話，岸本也並非完全不曾聽到過。從東京義雄阿兄那邊，在這事還未決定以前，曾經有一次寫信到巴里來過的。岸本讀了那個信息時，知道對節子想快點使她身子有個着落的那阿兄焦燥着的心，知道彼方來請的人是每月六七十元進賬的職務人，還知道那人是在德川時代一個有名學者的後裔。阿兄

兄還寫道對於這件親事盼望成功。嗣後從阿兄那邊沒有什麼消息，從節子自己有時來的信中間，關於那件事也沒有說什麼，看來那個話大概是打消了的罷——

這樣的消息每次浮上心來的時候，節子所私生的小孩，說受了切開手術的她的乳房，說不知底細的人初看是看不出什麼了的那她的身體——如此種種的事，不管情願不情願，岸本的心不得不觸動到要想打消乾淨的那個隱藏着的秘密上去。從此快要指程歸國去的他，對於過去近三年間想把自己的臉面遮蒙着，想把內心的眼目壅塞着，終想蒙混在行旅裡面忘却了罷忘却了罷的那個害怕的東西如今不得不去面對了。他在像片上看了還要閃避目光的那義雄阿兄的面前，把自己搬去想了想；到一句拜託了的話都沒有說，就把小孩子放下逃開了去的那個阿嫂面前，把自己搬去想了想；到什麼都不知道離開了住慣的鄉里和阿嫂一起上京的祖母面前去，把自去搬去想了想。到那些人們聚集中間重新回去看見的節子面前，把自己搬去想了想。

岸本嘆息後想到這個歸國不是一件容易事。抱了像再等天明似的心，他向到那些人的地方去。至少只對於那位阿嫂把一切告明了罷，然後把從前種種陪個罪罷，那樣的想。爲了不幸的節子在自己力量所及的做去，對於她的親事也盡一些力罷，那樣的想。在岸本這次回去的行旅中都是要有不少精神的勇氣的事。

四

戰事的影響直波及到了岸本住着的客寓裡來；從那裡天天上陸軍病院去的眼科醫生的客人也走了，家庭教師的客人也走了，最後的客人只剩岸本一個人。食堂裡是非常冷靜。物價騰貴的緣故做不下去了，那樣子愁窮訴苦着的主婦就有結局只好把這邊拼當起來，到戰爭告終為止，或者縮退到律馬渠鄉里去的話，岸本也因此機會想從長久住慣了的客寓離開。然後想移到一切都便利於出發的蘇爾彭附近的旅館邊去。

岸本還不能把出發巴里的日期規定。那是遠旅的緣故，就是等候從國內來的信，也要好些日子。又是旅行困難的時期，途中的事也不得不種種打聽一過。不得不以此去規定旅行的方針。還是揀遙遠的經由喜望峯，經印度洋再經東洋諸港回去的那悠長海航的旅路好呢；再不然稍帶一些冒險，沿路受極嚴密的檢查，就是萬一把旅行證扣留了去的那些事也不管，從英國渡過北海，從平時想見見的北歐諸國兜轉，橫越西比利亞而回的，揀那火車的旅路好呢。遠在俄領的邊際，有說等着叔叔的歸踪寫了信來的禪子（節子之姊）夫婦居住着。無論那一途都不是輕易回去得的時候。岸本就在揀擇兩者之中那一條路的事已覺得迷惑。

在巴里岸本所相熟了的美術家伙伴中間，小竹也已歸國。姓岡的暫時到了里昂方面去。一直說伯斯滋爾街附近的畫室裡面，有和岸本約定一起出發巴里的牧野住着；這個畫家爲了接洽回國行旅中的事時常順便到岸本的客寓裡來會面。

『在國內有什麼東西等着我們呢？』每次見到牧野，岸本終是禁不住的這樣問。

『家裡恐怕在那裡受困，一回去恐怕第一不得不打算這件事罷。』岸本在牧野面前把平常不大談到的自己本宅裡的話說起之後，行旅中一直吃盡辛苦了了的牧野，聽後也點了點頭。

『再也不想過這樣的行旅生涯的了。』

在牧野之前，岸本着實像記起了吃盡辛苦的那過去三年歲月似的，發了嘆息。

這是在客寓房間裡最後見到牧野的時候。岸本想搬到旅館以後，真只是趕做旅行準備了。臨到雇好的散馬車來到街邊並木樹邊，把暫時歸理的行裝送出以前，岸本走到做過苦悶的畫寢地方的房間裡癡台邊去，又走到掛在冰冷壁面上的銅版畫的蘇格拉底景額下去，又走到箱廚門上嵌着的大着衣鏡前面去。走出那個房間時候的他的頭髮，自己見了也吃驚那樣的成了花白。

五

岸本之在巴里已不是一個安靜居住的在留者，乃是快上歸國旅途的行旅者了。遷到了蘇爾彭大學附近的旅館之後，天天似的他有事出門去。爲了要完結不久渡航到倫敦去的手續，他到了巴里的警察署去，又到了外交部去，還又到了英國領事館去。想找尋一點意思給國內親熟者的禮物，在聖哲爾曼並本街上走遍了。適巧遇到了綏爾范德司的三百年祭，爲了紀念寫了那部『唐紀豪德』西班牙盛名作者的新刊著述一類裝飾在書鋪的店窗裡。在有志於學藝的岸本樣的人，一頭走過有這類新書見到眼裡來的店窗前面，在黃澄澄的嫩葉已經發了出來的馬綠尼歐並木間往來的時候，更把旅人似的心懷添深了。爲了告別，他還訪問了幾家日常相熟的佛蘭西人家。無論敲開那一家的門，沒有一處不使人促起戰時裡的心懷。到便昂古爾的書記家去。那邊的老婦人早已不見影蹤，夫人也不在家，兩個小孩只同家婢們寂寞地過活着。到了勃洛滋斯街的老教授家去。那邊說到了戰地的一個年輕小孩負了傷，教授夫婦前去探望了，家婢臉上現露了憂容，在那裡看家。

最後使他感到佛蘭西行旅快近告終似的黃昏來到了。岸本在旅館三階的房間裡一個人關坐着，一頭聽那從有了悠古的歷史，蘇爾彭大學的禮拜堂那邊，在石造街道的建築物之間傳響來的晚鐘，對東京

本宅裡寫信。

岸本想在這個行旅告終的時候成就的，早先畜着一個心願。就是和巴里分手的日子來了，把自己的髭鬚剃落了去，然後登上歸國的旅途，曾經這樣的想過。這雖是一種說稀奇是稀奇，說奇特是奇特的想法，但是在心裡有了戴上囚人笠帽樣的想頭走出了國門來的岸本，這却既不是稀奇又不是奇特。想拿什麼來把他自己現在的心跡實際的表現在自己的身上。

有一回子岸本坐在房間裡的寢台上，自己想把自己所做的事制止。但是把早先畜着的心願成就的時期已來在那裡。於是他就把髭鬚開始剃落去。房間內有靠壁裝好的洗面臺。那上面有鏡子。他站在那個前面，自己執了剃刀。毫不珍惜的每動一刀，已經不知好幾年長養在鼻下的東西從他歪斜的臉上削落下來。那是不大好剃的刀，他直把嘴唇的周圍紅腫了起來，那樣用力的剃了去。

曾在國內教過了人的那自己的相貌改了過來，像回歸到了好久以前學生時代似的那個自己的相貌露現出來了。最後走到鏡子前去把方才剃好的臉面看看的時候，一向藏在髭鬚內的鼻子底下，現得青油油的，處處印出些血來。

岸本的臉相完全變換了一個。但是他却似乎舒暢似的，用兩手在嘴吧邊撫摸了一下。只有這個臉子，方能回到國內去對於節子的兩親也能觀面得，是那麼的想。

六

『阿呀，變成那樣清爽了。』

有這種意思的用一句佛蘭西語說出，比誰都先看出岸本臉上的乃是翌朝進來打掃的旅館用人。

每見到的人看了岸本沒有一個不是笑得噴飯。在巴里狹窄的在留伙伴中間，苦於外國生活的無聊似的人們，當作『村』上出了一件大事樣的，都說還是有髭鬚以前岸本的面貌好得多，爲他的奇突行爲對他可惜。每到借作送別的紙牌會上，或是珈琲店內的小敘會時，岸本到處受着自己面貌的批評。『有髭鬚時候的臉上有一種慈愛相。怎麼的，一去了髭鬚，覺得有點凶相。』有這樣說了笑的。『噲，爲什麼呢。真的吃了一驚呀。說了不要見怪，岸本先生發了瘋麼，這樣想過的呢。』也有這樣說的。『可惜了。老兄的臉還是有髭鬚的好。回國以前把它留起了罷。』也有這樣子說了對他進忠告的人。

『岸本先生，鬍鬚沒有了。有什麼用意的罷。』

同住一個旅館裏的留學生從小旅行回來，對岸本問了。這是慶應大學出身，比岸本要小許多年紀，無論什麼事都肯來幫忙的。

『從前岸本先生說做過和尚的——』那個留學生又睜了一下美秀

的

的眉毛凝對着岸本這樣的說。『有點和那個同樣用意的罷。』

終究這人說的話是銳利的。岸本窮於作答，『自己頭髮的白，非照鏡子是看不到的，但是髭鬚的白終是見到了覺得非常憂懼。重新回到學生的時代去罷。這樣想了，在你的出門中剃了去的呀——』比此以上的話，岸本是說不出了。

茂盛的嫩葉的綠顏色不知幾時在悠古黑蒼的石造各街之間漸漸貫注了青蔥蔥的生氣來了。岸本獨自的走出了旅館，從大學建築物的側裏走向一條並木街，直走到奧斯得律滋的橋畔去。那是陰沉天色，雖不能見到四月似的明媚佳日，但想到這是走近湫因河近傍最後的一次了。因為岸本來到巴里的是跨着四年前的四月裏，適巧又快從巴里出發，那時候的嫩葉子的記憶，重又回到他的心裏。他想到此刻看到橋下卷流而去的清瀝的湫因水面的眼睛，至遲在兩個月或是兩個半月之後說能看得到那熟舊的隅田川時候，真覺得好像有點信不過。

七

就是湫因河岸之中，從奧斯德律滋橋畔起到看得見諾德爾壇寺院的河中島一帶是岸本所愛好的地方，過去的三年之間，他時常到那個河岸邊去消遣了旅愁來的。在沒有故鄉不能過活似的那渴想着故

國的一切時候。在快曾絕食一兩天那樣欠缺了旅費，心又悲愁的時候。能夠走得去的旅路已經法子想盡，到了最後想低呼一聲的，並不是小孩子時候死別了的父親，又不是甘苦共嘗了十二年那亡妻的名字，無論怎樣終是全部天真在容易感受的青年時代所最初相識的情人的名字，那直到那樣鬱塞了旅心的時候。到了那種時候，他走來看看的是這個水面。一無二樣，漱因在高石牆下清冷無聲地流在那裏。他從右面一頭看了這個，沿了並木樹連接的河岸的步道，向着有旅館的街路方面走了去。

到了佛蘭西以來的事情不覺得在岸本的胸中有了一個頭緒。他想起在這次行旅的初期從國內帶了來分送給佛蘭西人那邊去的植物種子的那件事。想起在那中間不但是有中野的朋友所送的茶子，還有住在築地方面的熟人代收來的銀杏，曼陀羅，沈丁香，及其他一共七種光景的東洋植物的種子。那個禮物特別給佛蘭西人珍愛，從勃洛滋斯的老教授那邊那一家三粒，這一家四粒，這樣分送了去，想起曾有說在一個日本美術蒐集家的園子裏銀杏的種子發生了的話來。想起那些種子的一部分移贈到植物園裏去後，從那邊的幹事來了謝信的事。想起嗣後戰爭開始以後去訪問植物園近旁的教授時候，從岸本這邊提起了那件事後，教授做出了佛蘭西人的樣子聳了一下肩『有了這個戰爭什麼都已亂七八糟的了。』那樣說的話來。

特地從遠處移來的種子究竟怎樣了。想起了那個，不能變成異

鄉的土塊，此刻又指向祖國重行起程快的那自己的行旅事也一起往來於岸本的心胸內。從東洋的極地來了的像他那樣的人，終究只能做個外國人，到底是不能走進本地人的生活裏去的。我們除了走到藝術裏去之外沒有別法，以此去接觸這個本地人的生活之外沒有別法，像這樣的想法，在他到了這個佛蘭西行旅最初的時候已經生了的，但是像他那樣只是向對了書籍枯坐着，也不去接近本地的婦人，這自然再無走進陌生人生活裡去的道理。從婦人而入是最自然之道，也曾有一個這樣教他的旅行者。要是這樣的話，那他是太自責得深了。太爲了自己姪女之故受創得深了。

八

但是再到結婚那上面，使岸本心向去的也在這個他鄉的行旅中。從漱因的河岸指向着旅館，在歸路上，岸本把三年前來到這個行旅中的時候和此刻辭別這個他鄉的時候，那來回之間自己心思變遷得極顯著的事一頭比想了一頭走着。本來他的獨身是根因於深厭女性的緣故。像他那樣厭惡着女性，說有像他那樣非求女性不可的。來到了旅途，愈守着孤獨，愈苦了形骸之後更感悟到了那自己的矛盾。把周圍一看，有妻子的，以重見妻子爲樂，沒有妻子的，以迎娶妻子爲

樂，沒有一個不是從這種無聊的外國生活裡回到故國胸懷裏去的。『到了國裡去想任性的耍一下呢。』也有說了這樣的話，把無聊極的旅愁遣解似的行旅者。國內的話，國內的血，國內的人——在求了也得不到的遙遠的他鄉的歲月裡，他實在領會到了那些的滋味。如果此後得能安然回到了故國，自己也找到了相當的人，想重營一個家庭，對於爲了自己快就誤一生的節子，也勸她去做新婦，他是這樣的想了。從獨身的生活裡回轉腳步，想實行第二次結婚的這個心——他也不想只有抱了這個心方能再去見節子。

在出發巴里之前，對他的再婚說贊成的有一個美術家。那個人把在國內心目中物色到的婦人想起後推薦來做他的候補者，是那樣愛帮忙的人。那個人還特地爲他寫了信到國內去。

『在國內有什麼東西等着我呢？』

這樣的想着走了去，覺得今後在他的前途展開去的實際的光景完全是不可預測似的。

回到了沿街都是一家家商店的聖密顯爾並木街來，陳列着文房具的店窗引了岸本的注目。在那家鋪子裡，他給自己的小孩們揀選了佛蘭西式的有黑簿面的本子和顏色鉛筆之類。想道擺進窄小的皮鞘中，就是這一點些少的巴里貨不知要怎樣使泉太阿繁快活。提了那個走回到旅館，適巧遇到一位有了年紀的佛蘭西婦人的來訪。黑的帽子，黑的衣裳，黑的手套，一切都是黑的。臉上都戴着黑紗網。穿

了脛合戰時中的喪服訪問來到的婦人，乃是非常久長，岸本寄住了的客寓的主婦。

主婦是到岸本的旅館裡來道謝的。爲了巴里滯在中，岸本介紹到這個主婦家的同胞客人不少了的緣故。順便主婦說送給岸本押末的女孩，帶了一個佛蘭西風的人形來。

『這個人形的帽子，衣裳都是我手縫的。靴子都穿得有。請把這個送給你的小妹妹。回到了貴國後請你解開來看了就明白。這個人形凡是佛蘭的女孩子穿的都穿在身上了。』

那麼說了之後，主婦又接說道：

『到了戰爭告終的時候，如果有想到巴里找住宿的日本客人，請你介紹介紹。因爲我也並不是永停了這個營業的。』是這樣的添說着。

岸本也說了道謝的話，和這個恐怕再沒有第二次來見面機會的客寓主婦也告了別。

九

巴里出發的那天，岸本清朝出了旅館，在街頭一家咖啡店內攝取了最後的小朝餐。用了麵包和咖啡。

到出發還有一些時間。岸本離開這個都會之前早就想到最後再想

想去看一次的，有那樣喜歡的一個薔薇園。那個薔薇園是在盧森堡公園內美術館的後面。等了又等的日子來到後，他的脚不向那薔薇園方面，依然向到長久住慣了的客寓的街道邊去。他在成了平坦岡坡地勢的蘇爾彭近旁的街上走到潘諦洪（萬神廟）去，在古建築旁的盧騷的銅像周圍走過，從此走進聖傑克街的狹長的石造步道上去看看。從范爾特克拉斯陸軍病院前面經過了混雜不堪並開着雜貨店的狹小橫街，那個街角就是以前做客寓的建築物。主婦已拼當了一家搬移到了別處去；高窗的面面都是關閉着，但是三年之間，安放桌子，像在牢監內用功的人似的，學新言語的那面自己房間的窗子重新入了他的眼裡來。還在清朝，日常見慣顏面的出去朝勤樣的人們，提了牛奶瓶的小姑娘，出來買新聞的街上女傭們，在高高的伯拉泰叻並木之間來來去去。岸本到了天文台前的廣場，也走到一直說是雪蒙之家去致了別辭。也許作了捕虜了，那個姑娘的父親依然還是行衛不明。再不想重來這樣的旅土，岸本在胸中雖是這樣想，終究想到再不能看見這個大都會了麼，湧出一個極深的愛惜之心。他從聖密顯爾的並木街走到了旅館。

岸本約了一同出發巴里的，不單是牧野，還有別的兩個同胞侶伴。那些人們都和岸本是同一個旅館。不久出發的時候到了。岸本和侶伴一起把旅中的行李載在散雇的汽車上，匆匆向了聖拉柴爾的車站去。逐條逐條的街戶在他看着的車窗上一眼一眼的消滅了去。

到